

性靈集便蒙 五

三	一	一	一	一	和書門
三	一	一	一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史一七

三	一	一	一	和書
三	一	一	一	類
架	冊	號	函	
三	一	一	一	
架	冊	號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1113
冊數	10 (5)
函號	205 65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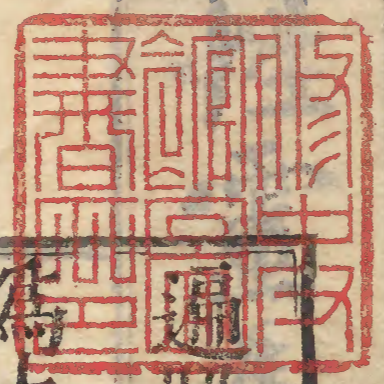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閣 29



通照發揮性靈集第五目錄

為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一首

請福州觀察使入京啟一首

請越州節度使內外文書啟一首

請本國使與共歸啟一首

青龍和尚獻納袈裟書一首



爲橘學生與本國使啟一首

爲藤大使與渤海王子書一首

爲藤大使與渤海王子書一首
爲橘學生與本國使啟一首
爲藤大使與渤海王子書一首
爲橘學生與本國使啟一首

遍照發揮性靈集便家卷第五

爲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一首

道唐大使藤賀能位署見千篇中舊唐地理志曰福州都督府舊屬嶺南道天寶初改屬江南東道尋改爲長樂郡乾元元年復爲福州都督府在京師東南五千三十三里至東都四千二百三十三里云新唐百官志曰觀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潛確類書曰唐百官志景雲三年置十道採訪使乾元元年改

日觀察處置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九奏
請古記曰已往日本船每著楊蘇二州這般
風惡過七百里到衡州州司禁止檢括船上
大使藤原朝臣賀能自作手書呈於州司州
司不應如此者三時賀能乞大師大手筆於
是州司含笑允閱船慰喻殷勤也元亨釋書
曰夏五月從遣唐大使金紫光祿大夫藤賀
能泛渤海秋八月著衡州界新唐地理志曰
江南衡州隋衡山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衡
州天寶元年改爲衡陽郡乾元元年復爲衡
州在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至東都二千
七百里按請來錄曰延曆二十三年李

夏之月隨入唐大使藤原朝臣同上第一船
發赴咸陽其年八月到福州著岸十二月下
旬到長安城或推謂蓋船著衡州界時
福州觀察使管衡州故有福衡異稱矣

賀能啟高山澹默禽獸不害勞而投歸深水

不言魚龍不憚倦而逐赴

澹與瞻同靜也韓詩外傳曰水淵深廣則

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投託也涅槃
經曰譬如大海百川衆流皆悉投歸漢書李廣

贊曰諺曰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

故能西羌梯險貢垂衣君南裔

航深獻刑厝帝

說文曰羌西戎牧羊人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棧山航海喻沙軌

漢之貢府無虛月梁簡文帝南郊頌曰鳥紀垂衣之君昭格上帝周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博物志曰南越之國與楚為隣五嶺已前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士謂之南裔刑厝

見第誠是明知艱難之區身然猶忘命德化之遠

及者也 左傳曰險阻艱難備嘗之 伏惟大唐聖朝霜露攸均皇

王宜宅明王繼武聖帝重興掩頓九野牢籠八

紘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曰霜露所均不有異類注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顏延年曲水

詩序曰皇王之迹已殊東京賦曰宅中而圖天注銑曰東京居天地之中褚淵碑曰踵武

前王良曰踵繼武迹也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翰

日頓下也八紘見第一卷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注曰九野八方中央也三

融曲水詩序曰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是以我日本國常見風雨

和順定知中國有聖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

白雉於周公譏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二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後劍巨椹於蒼嶺摘皇華於丹墀執於是於水也云云

蓬萊琛獻崑岳玉起昔迄今相續不絕

周易曰

舟舟椹木為椹巨椹猶云大木玉篇曰椹理均切木名毛詩曰皇皇者華于彼源淵云傳曰皇皇猶煌煌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王元長策秀才文曰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漢典職儀曰尚書省中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蓬萊崑岳並見慕仙詩毛

詩曰爨彼淮夷來獻其琛傳曰琛寶也起昔後漢光武紀曰中元二年春正月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又安帝紀曰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新唐書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張孟陽劍閣銘曰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故今我國王顧先祖之貽謀慕

今帝之德化謹差天政官右大辨正三品兼行越前國太守藤原朝臣賀能等充使奉獻

國信別貢等物

毛詩曰貽其孫謀職原曰太政官當唐尚書省雖為官之

惣號近代稱辨官也常官統八省及諸國天下事悉夫此官也又曰左右大辨二人相當位上唐名尚書左右太丞又位署書式曰位貴官賤書行字官貴位賤書守字云藤原朝臣姓也賀能名也日本俗稱變名本名葛野麻呂按公卿補任從五位下鳥養之孫大納言正三位小黒丸之長男國信常禮之王弟別貢臨時之珍奇也或謂國信者國君信書者非也所以檢括船上手足無措者以無書信也故言責以文書疑彼腹心賀能等忘身

銜命而死入海既辭本涯比及中途暴雨穿

帆戕風折花高波沃漢短舟齋齋

潘岳西征賦曰周受

命而忘身禮記曰銜君命而使冒犯也木玄虛海

賦曰決帆摧檣戕風起惡注曰戕風暴風也後漢

趙壹傳曰涉海之牛枕注曰枕可以正船也音徒

我反漢天河也見注曰一卷左氏蜀都賦曰翩躚

以齋齋注曰舞負颯風朝扇摧肝耽羅之狼心北氣

夕發失膽雷求之虎性

毛詩傳曰颯南風也歐陽堅石臨終詩曰

痛酷摧心肝，續日本紀曰：光仁帝寶龜九年十一月，遣唐第四船來泊薩摩國甕島郡，其判官海上真人三狩等漂著耽羅島，被島人畧留，但銀事國連源等陰謀解纜而去，率遺衆四十餘人而來歸。按日本紀：耽羅在南海中，魏收爲疾景叛移梁朝，文曰：狼心狐魅之徒，潛確類書曰：琉球東南夷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順風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元招諭不從，洪武初，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太祖嘉之，賜符印章服及闔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入國學。留求與琉球音同史記尉繚曰：秦王爲人少息而虎

狼心頻蹙，猛風待莽，鼈口攢眉，驚汰占宅，鯨腹

隨浪昇沉，任風南北

孟子曰：已頻蹙曰惡用，是颯颯者爲哉。注曰：頻

與輦同，蹙與頤同，用原漁父辭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攢聚也。廬阜雜記曰：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王逸楚辭注曰：汰波也。魏文帝滄海賦曰：驚濤暴駭。騰踊澎湃。但見天水之碧色，豈視山谷之

白霧，掣掣波上，二月有餘水，盡人疲，海長陸

遠飛虛脫翼泳水殺鱗何足為喻哉

滕王閣序曰秋

水其長天一色也盧元明嵩山記曰時白霧昏迷木玄虛海賦曰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善曰掣掣洩洩任風之負鳥僧法顯傳曰既水盡粮竭唯任風隨流潘安仁寡婦賦曰若凌虛兮失翼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走獸廢脚許慎注曰鍛羽殘羽也鍛通作殺山曼切

僅八月初日乍見雲峯欣悅罔極過赤子之

得母越旱苗之遇霖

謝靈運詩曰滅迹入雲峯法華曰如子得母

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說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日本延曆二十三年五月解纜大唐貞元二十年八月著岸

賀能

等萬見死波拜見生日是則聖德之所致也

非我力之所能也

李康運命論曰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聖德

大唐聖帝之德也

又大唐之遇日本也雖云入秋雲

會滕步高臺七戎霧合誓類魏闕而於我國

使也殊私曲成待以上客

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

海郭璞注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史記劇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四子講德論曰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要覽曰稽顙額也謂屈額至地即周禮第五拜也魏闕帝闕也見第一卷殊私見第三卷漢書鄒陽傳曰孝王卒為上客

面對龍

顏自承鸞綸佳問榮寵已過望外與夫瓊瓊

諸蕃豈同日可論乎

唐書日本傳曰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

大寶遣朝臣真人栗田真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鸞四披紫袍肩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云日本紀曰白雉五年春二月遣大唐押使大錦上高向史玄理或本云夏五月遣大唐押使大華下高向玄理大使小錦下河邊臣麻呂副使大山下藥師惠日判官大乙上書直麻呂官管阿彌陀或本云判官小乙上崗君宜置始連大伯小乙下中臣間人連老於此云田邊史鳥等分乘二船留連數月取新羅道海干萊州遂到干京奉觀天子於是東宮監門郭文舉悉問日本國之地里及國

初之神名隨問而答云又齊明紀曰五年以陸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自注曰伊吉連博德書曰小錦下坂合部石布連大山下津守吉神連等奉觀天子云續日本紀曰判官勅旨大丞正六位上兼下總權介小野朝臣滋野實龜九年正月十五日於宣政殿禮見天子大曆十三年也鸞喻天子聲鸞音中五音見劉琨各盧諶詩曰榮寵屢加張士然為吳令謝詢表曰當時受恩多有過望毛詩曰瓊瓊社珣亞則無臚仕傳曰瓊瓊小貝爾雅璞注曰皆才器細陋蕃見第四卷史記曰臣入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又竹

符銅契本備奸詐世淳人質文契何用

前漢文帝

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切昭明文選序曰世質人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故我國淳樸已降常事好隣所獻

信物不用印書所遣使人無有奸偽相襲其

風于今無盡

劉子曰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鬪生焉樸

通作朴左傳曰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加以使乎之人

必擇腹心任以腹心何更用契載籍所傳東

方有國其人懇直禮義之鄉君子之國蓋為

此歟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富

其過而未能也使出子曰使乎使乎于寶

晉紀總論曰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濟曰腹心

謂近臣也漢書曰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淮南

子曰東方有君子之國高誘注曰東方木德

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冠帶劍食獸使一丈

虎也一本作二大虎又曰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

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後漢書

東夷傳曰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

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

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張華博物志曰君

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紙好禮讓

不爭土千里薰華之艸民多疾風氣故人不

番息好讓故為君子國李陵答蘇武
然今州書曰身出禮義鄉而入無知之俗

使責以文書疑彼腹心檢括船上計數公私

斯乃理合法令事得道理官吏之道實是可

然州使謂觀察使之使也劉琨答盧湛詩序
曰昔在少壯未嘗檢括註善曰檢法度括

約束也韻會曰受命於君謂之官
吏府史之屬亦曰吏今謂觀察使
雖然遠人

乍到觸途多憂海中之愁猶委胸臆德酒之

味未飽心腹率然禁制手足無厝觸途猶云觸事朱超

詩曰觸途皆可試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禮記疏曰德謂恩德謂福慶之事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曰今先生率然高舉注向日率
然猶忽然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任彥昇為范尚書讓封侯
表曰心顏無措厝與措同
又建中以往入

朝使舩直著楊蘇無漂蕩之苦州縣諸司慰

勞殷懃左右任使不檢船物今則事與昔異

遇將望疎底下愚人竊懷驚恨

建中德宗年號新唐書曰

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以往已前也舊唐書曰揚州大都督府淮南隋江都郡武德三年置揚州在京師東南二千七百五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七百四十九里又曰蘓州江西南隋吳郡隋末陷賊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蘓州在京師東南三千一百九十九里至東都二千五百里地藏十輪經曰譬如水災起漂蕩壞大地勞去聲亦慰也左右任使言欲左左欲右右唯使之所欲也底下也止觀曰底下凡劣何嘗執見伏願

柔遠之惠顧好隣之義縱其習俗不怪常風

禮記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淮南子曰七國異揆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漢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然則涓涓百蠻與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流水而朝宗舜海隅隅萬服將葵藿以引領

堯曰涓涓小流也孔子家語曰涓涓不壅終

多也獨言蠻通四夷也毛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箋曰喻諸侯朝于天子春見曰朝夏

見曰宗周弘讓與徐陵薦方圓書曰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司馬長卿喻巴蜀檄曰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翰曰喁喁衆口向上之貌蠻夷之人皆喁然向國家風義願為臣妾服九服之服也周禮註曰服服事天子也葵藿見第三卷引延也左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

逐腥之蟻悅意駢羅今不在常習之小願奉

啓不宜謹言順從也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此風漢書曰此

神山者世主莫不其心焉逼湊逼側輻湊皆聚會之意莊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膾也舜有膾行百姓悅之腥亦膾也曹植與楊脩書曰海畔有逐臭之夫潘岳閑居賦曰絲竹駢羅向日駢並羅列也

與福州觀察使入京啓下肯

日本國留學沙門空海啓

空海才能不聞言行無取但知雪中枕肱雲

舉喫菜賈誼過秦論曰材能不及中庸材與

與瑗律師書曰惠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論

語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

矣注孔曰逢時之人造留學末限以廿年尋

疏食菜食

以一乘任重人弱夙夜惜陰司馬遷報任少

廷雖乏人奈何冷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

哉文選注翰曰造雜也徐孝穆在北齊與宗

室書曰吾階緣人之乏叨造皇華廿人汴切

文曰二十并也一乘有顯密二趣顯如法華

經談如來但以千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

餘乘若二若三是也密如金剛頂經曰金剛

一為乘不壞諸法教是也論語曰任重而道

遠毛詩曰夙夜在公箋曰夙早也晉書陶侃

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今承不許隨使入京

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理須左右更無所求老子曰大道汎兮其可

左可右無雖然居諸不駐歲不我與何得厚

所不宜

荷國家之憑空擲如矢序是故歎斯留滯貪

早達京

居諸見第四卷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家指本邦陸機長歌行曰

年往迅勁矢序也漢書曰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伏惟中丞閣

下德簡天心仁普遠近老弱連袖頌德溢路

男女携手詠功盈耳外示俗風內淳真道中丞

御史中丞當本朝彈正太弼蓋福州觀察使本官矣觀察使之類品秩不定今御史中丞燕觀察使者歟唐書職官志曰御史中丞正第五品上階閣下見第四卷王儉褚淵碑曰

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天心帝心也續高僧傳曰凡所陶誘允副天心史記索隱曰弱謂幼弱也後漢侯霸傳曰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潘岳藉田賦曰持裳連袂注袂袖也智者大師與晉王書曰誦德盈衢銜恩滿路李陵詩曰携手上河梁左傳曰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真道謂佛道也伏願願彼

弘道令得入京然則早尋名德速遂所志法

珠林曰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要覽曰名德名者實也實立而名從之仲尼云所

貴名實之名也德者得也所謂內得於已外
得於人常無所失合而稱之阿含經呼舍利
弗已下為今不任隨願之至敢塵視聽伏深
名德比丘

戰越謹奉啓以聞謹啓戰越見貞元二十年
第四卷

十月日日本國學問僧空海啓

中丞閣下

與越州節度使求內外經書啓一昔

潛確類書曰節度使唐史開元中分天下州縣制為
諸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即採訪防禦
等使是也其邊方有寇戎
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即持節
都督也自慶雲二年
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自此而
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焉又曰
唐百官志節度使掌總軍旅ヲ率メテ鎮誅殺ヲシメテ初授具兵仗ヲ請
兵部辭階辭曰賜雙旌雙節ヲ行則建節樹大纛ヲ今
按節度使亦品秩不定矣越州節度使姓名未考

日本國求法沙門空海啓

空海聞法之為物也妙教之為趣也遠邇之

者拔泥翔漢失之者自天入獄濟渡之船筏

巨夜之日月者也

陸機文賦曰其為物也多
委其為體也屢遷班固答

賓戲曰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遇之謂

遇佛之法教也泥謂生死於泥漢謂第一義

天天天宮獄地獄也大論曰欲界六天樂著

五欲還隨地獄受諸苦痛增一阿含中有筏

喻經以法喻筏巨夜長夜也法華

是以儒童

文句曰夫巨夜長夜無人能覺

迦葉教風東扇能仁無垢法雨西灑

弘決曰
我遣三

聖者清淨法行經云月光菩薩彼稱顏回儒

童菩薩彼稱仲尼迦葉菩薩彼稱老子太竺

指此震且為彼也肇論曰揚淳風於東扇班

固典引註曰扇動也能仁釋迦牟尼漢名如第

一卷無垢維摩翻名西域記曰毘摩羅詰唐

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

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者

五常因

訛也法苑珠林曰灑滂沱之法雨

之得正三際以之朗然

五常見第二卷因之
之之指教風東扇以

之之指法雨西灑三際過現未來也謂不

立三世談因果報應是佛教之太宗也

然者與盲瞽而沉坑將禽獸而無別此上句對三際

句下句對五常句坑三途深坑也佛藏經曰如羣盲人捨所得物欲詣大坳而墮深坑乃

至失大智慧而墮深坑阿鼻地獄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

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

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也孔宜不違孺席悉達脫躑輪

寶蓋為之歟孔宜孔子謚宜居公如第一卷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

席非貧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班固答賓戲註曰席不暇臥不安也名義集西域記

曰薩婆曷刺他悉陀唐言一切義成舊云悉達訛也此乃世尊小字卑脫躑見第二卷釋迦譜曰召

諸婆羅門占太子相嘆未曾有若當出家成一切智若在家者為轉輪王為之之之指沈坑無別

斯乃太雅大人亭毒萬生之用心太覺太雄子育

三界之行業也大准及下行藏駕羽並指儒道大覺及下興廢白馬共指釋教西都

賦曰太雅宏達於茲為羣注善曰太雅謂有太雅之才者詩有太雅故以立稱焉孟子曰太人者不

兵其赤子之心者也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
覆之平粥注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劉
孝標辨命論曰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虞
劉之志注翰曰亭毒均養也萬生羣生也渾
槃經曰大覺世尊法華經曰大雄世尊又曰
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生悉是吾子

雖然或行或藏時之變也乍興乍廢實由人

也時至人叶道被無窮人時梓楫教則墜地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報恩經曰佛言法華是佛師而

非佛不弘所謂道由人弘人叶謂時機符合
也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曰化益四表橫被
無窮梓當作銖字林曰銖古示字韓非子曰
楚人有鬻楯與示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
陷也又譽其示曰吾示之利於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示陷子之楯何如其人不能應
也今喻時機不相副也論
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至若駕羽乘雲之

前人火時水道則藏焉白馬白象之後乳水

噴合教則行焉興廢流塞待人待時矣
駕羽乘雲

謂邃古之時也史記三皇本紀曰人皇九頭
 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
 各立城邑水火喻時機相乖也白馬謂佛法
 東漸之權輿高僧傳曰攝摩騰本中天竺人
 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
 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
 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即遣
 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
 佛法愔等遇見摩騰乃要還於城西門外立
 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有記云騰
 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
 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

也今言日本者日初出之天也夸父見第四
 卷按夸父與日競走向西未至道渴而死今
 却指日東為不步之地者謂日入之地雖未
 到得已向西走於我東方未嘗企步故言不
 步之
途徑平仲居將浮所不能之海也山谷
 地也

則秦主欲往所不至之嶽也

論語子曰道不
 行乘桴浮於海

邢昺疏曰言我之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即欲
 乘其桴楫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又曰九夷入
 曰倭人三秦畧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
 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下不速

神輒鞭之
皆血流

南嶽大士後身始到楊江應真鼓

棹船破南嶽慧思後身謂上官太子釋書太子傳論曰太子古傳曰太子四十七歲冬誦死曰昔我在南嶽修道名曰慧思有婆羅門僧達磨者曰海東有國願子生彼彼地三毒雖厚聖化可宣子其思之乎思曰公誰人乎對曰我是虛空也言已東去思大尋又六時行道年方五十後魏皇始元年庚申長逝然則聖言不虛故我生此國安撫百姓興隆三寶我譚作古傳者不熟南北史乎其事可取其年不可取傳燈等諸書皆曰思大

生和國鑑真又有言古傳之文雖錯歲時不無其事又曰思大陳太建九年滅太子敏達二年誕以曆考之太子五歲時思公化豈有未死而受生於他方哉曰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曰人年老少識多忘者識轉稍向後生處夫塵累之人尚存此身赴他界况救世之大士分身百億何容疑於其間乎又平氏撰太子傳曆具記南嶽後身之事楊江應真謂鑑真和尚也宋高僧傳曰釋鑒真姓淳于廣陵江陽縣人也總州俊明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自父求出家便就智滿禪師循其聲訓屬天后長安元年乃為息慈中

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
景龍二年於實際寺依荊州恒景律師邊得
戒雖新發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三藏教法
數稔該通旋淮海以戒律化誘鬱爲一方宗
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
用補缺然於開元年中達于揚州爰來請問
禮真足曰我國在東海之中雖有法而無傳
法人願師可能輟此方之利樂爲海東之導
師乎乃募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買舟自廣
陵齋經律法離岸乃天寶二載六月纔出洋
遇惡風濤相次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
城大寺安止初於盧遮那殿前立壇爲國王

受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
沙門足滿十夏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
四羯磨法也彼國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
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衆
春秋七十七楊江揚州江陽縣也釋書曰釋
鑒真揚州
江陽縣人應真阿羅漢翻名丈句曰阿羅經云應
真記曰應謂能應之智真即所應之理以智
應理之人故云應真王儉褚淵碑曰鼓棹則
滄波振蕩銑曰
鼓棹行舟也

橫海鯨鼇山峙吞舟非鵠首
之能歷沃漢驚波岳崩决底禽高何曾得往

木華海賦曰橫海之鯨如鱗甲吞龍舟顧骨
 成嶽流膏為淵說文曰鼇海中太鼇也淮南
 子曰龍舟鵠首浮吹以虞高誘註曰鵠水鳥
 也畫其象著船頭張衡西京賦曰散似驚波
 聚似京峙海賦曰岑嶺飛騰而反覆王岳鼓
 舞而相礎銑曰言波浪如山飛騰上下反覆
 其高大搖動似玉岳鼓舞而相礎瀑也劉向
 列仙傳曰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
 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之間二百
 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
 素齋待於水傍設祀屋果乘赤鯉來出坐
 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風

緊也百尺摧矣吹緩也赤馬不動

緊急也海賦曰候勁

風揭百尺善曰百尺帆樯也吹去聲風也崔

豹古今注曰孫權時名舸為赤馬言如馬之

走陸

日居月諸朝浴夕浴望東望西碧落接

波毛詩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

長傳曰日乎月乎碧落天也入海則唯

見魚鼈之游樂日月云際登山則空聽猿猴

之哀響寒暑推移所謂萬死之難斯行當之

也張衡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善曰池
 廣大日月出入其中也謝靈運詩曰哀猿
 響南巖陸士龍詩曰哀響入雲漢盧子諒詩
 曰寒暑周迴西京賦曰有與推移司馬遷報
 任少卿書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詰
 赴公家之難左傳曰是行也請太夫欲召赤
 狄是故好勇憚而陋之矣乘牛西而不東也
 好勇謂子路也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
 勇過我無所取楹又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
 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今以或曰

為子路之言乎推其有說矣列仙傳曰老子
 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云宋景濂
 日東曲曰青牛
 不渡大洋海
 石室難見貝葉罕聞者路險

之所致也魏都賦注向曰石室藏祕書所大
 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名
 義集曰多羅舊名貝多此翻岸形如此方樓
 欄直而且高極高長八
 九十尺華如黃米子昔者太后皇帝因國

信歸寄送經論律等然猶三藏之中零落尤

多好事道俗西望斷腸而已

天后則天皇后也漢書曰時有

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蔡琰胡笳曰不得相隨兮空斷腸

空海生羣苴長

躅水器則斗筭學則戴盆

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羣苴苦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

弱也羣大葦也苴與蒿同躅厨玉切牛蹄處為躅劉子曰牛躅霍不生魴鱖斗筭見第四卷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 雖然哭市之悲

日新歷城之歎彌篤

大般若經曰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欲求般若

若波羅蜜多應如常啼菩薩求其壽善現白佛言世尊常啼菩薩云何求般若波羅蜜多佛告善現不惜身命不顧珍財不徇名譽而求般若波羅蜜多然聞有空中聲曰咄善男子汝可東行決定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爾時歡喜踴躍嘆未曾有從是東行未久之間復作是念我寧不問彼空中聲清我東去當遠近至何城邑復從誰聞甚深般若即住其處掘窟見悲愁啼泣欬於其前有佛像現讚言善哉善哉從此東行過於五百踰繕那

量有天王城名具妙香於其城中七寶臺上
爲法涌菩薩敷師子座昇此寶座爲衆宣說
汝宜速往法涌菩薩所爾時常啼菩薩漸次
東行至一太城寬廣嚴淨多諸人衆安穩豐
樂常啼菩薩入市肆中高聲唱言我今自賣
是時惡魔見此事已便作是念常啼菩薩爲
供養甚深般若及說法師法涌菩薩故因斯
當得如理請問甚深般若方便善巧饒益諸
有情類令得無上菩提彼復令諸有情類證
得無上菩提展轉相承空我境界我等方便
隱蔽其聲令此城中不能聞唯除城中一長
者女宿善根力魔不能蔽由是賣身不奮涕

泣而言我有何罪雖自賣身而無買者時天
帝釋見已念言我當試之爲實募法爲懷誦
詐世間即自化作少婆羅門語曰我於今者
正欲祠天不用人身但須人血人髓人心頗
能賣不常啼聞已歡喜踊躍報婆羅門仁所
買者或悉能賣即由右手執取利刀刺已左
臂令出其血復割右臂皮肉置地破骨出髓
與婆羅門復趣墻邊欲割心出長者女下閣
到常啼所作是問言汝何因緣先唱自賣今
出血髓復欲割心常啼報曰云時長者女聞
說殊勝不可思議微妙佛法歡喜踊躍曰太
士今應勿復自害所須供具盡當相與亦願

隨末士往法涌菩薩所俱時瞻仰共植善根
歷城善財童子經歷一百一十之城詢求知
識之事華嚴經中廣說之思欲決大方之教海灌東垂之

九旱遂乃奔命廣海訪探真筌

大方大國也指天竺崔光

十地論序曰默輝大方影煥八極三藏聖教
記曰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漢書曰
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今指日本垂與陞同
渴於法雨故言九旱真筌即真文也莊子曰
筌者所以在魚今見於長安城中所寫得經
得魚而忘筌

論疏等凡二百餘軸及大悲胎藏金剛界等

大曼荼羅尊容渴力涸財趁逐圖書矣然而

人劣教廣未拔一毫衣鉢竭盡不能雇人忘

食寢勞書寫日車難返忽迫發期心之憂矣

向誰解紛

見去聲與現同論語曰能竭其力

如牛毛所為者少如未及一毛衣鉢出家所
畜所有長物皆稱衣鉢日車在第二卷晉書

日耽耽，典籍忘寢食，謂之書淫。毛詩曰：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史記曰：釋難解紛，空海偶登。

崑嶽未得滿懷，仰天屠裂，無人知我，途遠來。

難何劫，更來嗟乎，何計也。呂氏春秋曰：崑山之玉，江漢之珠，智

度論曰：譬如人入寶山，若無手者，無所能取。

史記曰：將間仰天大呼，天者三曾植求自試。

表曰：身雖屠裂，而功名著於景鐘。濟曰：屠裂

謂剝斬也。今言其憂憤如身屠胸裂也。阮籍

詠懷詩曰：切恨莫我。

知注曰：莫知我也。夫重船，下日千里，猛風。

之力也。通覺虛往實歸，太王之助也。

船海中 太船也

遍覺玄奘三藏，諡号也。貞元錄曰：顯慶元年

追諡法師，稱大遍覺。莊子曰：虛而往實而歸。

大王是謂摩揭陀國王。佛祖通載曰：玄奘生

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

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略，志游西土，訪求異本。

以參訂焉。以三年冬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

高昌王麴文泰奉幣行資，護送達于剽賓。入

王舍城，被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

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賢

論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為西土宗師，號

正法藏英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
 疾病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厭世後三
 年震且有太沙門從汝受道自爾已來今三
 稔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英見玉王
 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饌英臨日月而
 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祕奧臨日月而
 得水火附鳳鵬而屈天涯感應相助之功妙
 哉矣淮南子曰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
 於月附鳳并鵬見第四卷文選古詩曰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注
 曰涯畔也莊子曰感而後應伏惟中丞大都

督節下天縱粹氣岳瀆挺生且儒且吏綜道

綜釋中丞如上唐書職官志曰大都督府魏
 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之名後

代因之至隋改為總管府武德四年又改為
 都督貞觀中分為上中下都督府也上都督
 府督一人從二品中都督府督一人正三品
 上下都督府督一人從三品蓋是本
 酉陽雜
 俎曰使者言節下轂下今按節度使受命辭
 朝之日賜以旌節行則建節所以言節下也
 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粹氣純精之氣也陳
 太丘碑曰陳君稟岳瀆之精周太保尉遲綱

墓碑曰公命世挺生應期間出吏當作史蓋
寫誤矣係班馬者北山移文曰既文既博亦
玄亦史注銑曰史
謂文多質少也
彈壓班馬金聲玉振并吞

回賜珪璋瑚璉

王元長曲水詩序曰牢籠天
地彈壓山川注曰彈壓猶蹴

踏也辨正論曰傳記者釋門記事之書也如
班馬述作黃山谷詩注曰班馬謂遷固金聲
玉振見第三卷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回賜顏回字子淵端木
賜字子貢毛詩曰纒頤仰仰如圭如璋令聞
令望箋曰高明如玉之圭璋也
註與論語子

賈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注曰瑚璉者盛黍稷之器也夏曰瑚
殷曰璉周曰簠簋
祭宗廟器貴者也
上帝簡德為人父母松筠

子視鸞雉降馴

論語曰簡在帝心毛詩曰聿
弟君子民之父母杜甫詩曰

窮秋正搖落迴望松筠注竹膚之堅曰筠
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今言有松筠操視民猶子也東漢記曰章
帝時王阜為重泉令鸞止樂館阜張雅樂應
聲翻舞復止縣屋十餘日乃去後漢書曰魯
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拜中牟令恭專以

德化爲理不在刑罰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
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
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所陌俱
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規雖然而起與恭訣
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
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
三異也久留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
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
之蕭廣濟孝子傳曰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
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面送
冰霜留犢五
至歧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袴洋洋

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若秋霜
魏畧曰時苗字德豐鉅鹿人少清白
爲壽春令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
犢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
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時
人皆以爲激然由是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書曰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時
遷蜀郡太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
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
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備水而已
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
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免歸論語曰

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動則躡景逐風龍躍

洋洋盈耳聽而羨之注星散住則扛鼎索鐵雲繞霧合曹子建七啓

輕驚善曰景日景也躡之言疾後漢趙壹迅風賦曰搏之不可得繫之不可留龍躍謂勢

星散謂多也張衡東京賦曰武士星敷銑曰武士布散若星也史項羽紀曰籍長八尺餘

力能扛鼎注韋昭曰扛舉也通曆曰桀力能曳鈎索鐵手搏熊羆今言勁捷勇力之士卒

多也張衡羽獵賦曰霧合雲集見今也作北辰之阿衡准古

也為南甌之垂拱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今指大唐之天子阿衡見第四卷甌當作凱恐轉寫之誤矣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南風

垂拱並見第四卷今言以今之政可謂觀音准古之時可謂虞舜垂拱之治

之一身付屬之四依觀音之一身經曰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

官身而為說法是所謂三十三身之一身也涅槃經曰佛告迦葉有四種人能護正法建

立正法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何等為四有人出世具煩惱性是名第一須

陀沮人斯陀舍人是名第二阿那舍人是名
 第三阿羅漢人是名第四乃至廣說今詳初
 依伏道內凡第二斷道初果第二向第三果
 為第三依第四果為第四依皆是大權菩薩
 示聲聞相也付屬者佛指
 為世間依即是付屬之也
 法之流塞只繫吐
 納世說曰張思曼吐納
 風流聽者皆忘饑疲
 伏願願彼遺命愍此
 遠涉三教之中經律論疏傳記乃至詩賦碑
 銘卜醫五明所攝之教可以發家濟物者多

少流傳遠方

彼遺命指佛遺命涅槃四依說
 謂有四種人將護正法憐愍世
 間也西域記曰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
 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別二曰工巧明伎
 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咒閑邪藥石
 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內
 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揚雄長楊賦曰今日
 發蒙向自言發去蒙暗按蒙與矇同有眸子
 而無
 見斯乃大士之所經營小人之所不意儻

遂渴仰茂績英聲刻鏤肌骨山海霈澤萬劫

粉身シテ妙樂ノ文句ノ記曰大論稱菩薩為大士亦
 曰開士ト士謂士夫凡夫之通稱以大開
 簡別故曰太等ト人中發大心者名大毛詩曰
 經之營之傳曰經度之也法華經曰而生渴
 仰心潘岳揚肇誄曰茂績惟嘉注良曰績功
 也邢特進文宣帝哀策文曰知英聲與至德
 常無絕兮千秋曹殖責躬詩表曰刻肌鏤骨
 向曰刻肌鏤骨深自誠也陸冲風賦曰降霈
 澤於蒼元今謂霈然恩澤山海喻其大也萬
 劫粉身言縱經萬劫尚糜躬報之不盡也遊
 仙窟曰粉身シテ灰ニ一則節下之修福何事過此
 骨不能酬謝ス

二則迷方之狂兒忽覺乎南ニ迷方見序廣指
 羣迷非必自稱

薛綜東京賦注曰已之惑不知南北今不勝
 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三隅反

渴法之至願敢竭丹款輕瀆威嚴流汗戰越

謹奉啟以聞不宜謹啟大方便報恩經曰菩
 薩至心求佛語時渴

法情重不惜身命丹款丹誠也元和元年四月日日本國求

法沙門空海啟元和唐第十二主
 憲宗皇帝曆號也

與本國使請其歸啟一晉

本國使據唐書判官高階真人也具如古鈔以為賀能者非是賀能去歲乙酉也大師歸朝本朝史古記曰大師與橘逸勢於本朝受命之日二十年留學之約也云

留住學問僧空海啟空海器乏楚材聰謝五

行謬盤求撥涉海而來也楚材謂賢材也左傳曰聲子通使於

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知楚其大夫

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謝去也惠津法師與瑗律師書曰學謝懸鐘後漢書曰應奉字世叔汝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官至司隸校尉檢與後同言求發者即求法也增一著草履歷城阿含中有筏喻經以法喻筏

中幸遇中天竺國般若三藏及內供奉惠果

太阿闍梨膝步接足仰彼甘露魏徵時勢策曰邠原尋師

躡屩涉於千里，屩草履也。宋高僧傳曰：釋般若，罽賓國人也。貌質魁梧，執戒嚴整。在京師，元義學沙門憲宗敦崇佛門，深思翻譯。至元和五年庚寅，詔工部侍郎歸登、孟簡、劉伯芻、蕭俛等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本生心地觀。寫畢，進上帝覽，有勅朕願為序，尋頒下。其文冠于經，首先於貞元中譯華嚴經，後分四十卷。于時而賜紫衣，後太中中法寶大師玄暢奏請入藏，為請來錄曰般若三藏告曰吾生緣罽賓國也。少年入道，經歷五天，常誓傳燈來遊。此間今欲乘桴東海，無緣志願不遂。我所譯新華嚴六波羅蜜經及斯梵夾，將共

供養，伏願結緣彼國，拔濟元元。推般若經歷五天，故稱天竺國矣。內供奉見第二卷甘露，謂所傳之法也。智度論曰：佛說偈言：我今開甘露味門，膝步見上文法華曰：頭面接足禮。遂乃入大悲胎藏金剛界大部之大曼荼羅。沐五部瑜伽之灌頂法，忘食耽讀，假寐書寫。大悲胎藏金剛頂等已蒙指南記之。又義兼圖胎藏大曼荼羅一鋪金剛界九會大曼荼

羅下鋪並七幅并寫新翻譯經二百卷繕裝

欲畢初大悲胎藏金剛界大部太曼荼羅謂

謂兩部經法也次胎藏大曼荼羅金剛界九

會大曼荼羅謂兩部現圖大曼荼羅也阮籍

詠懷詩曰對食忘餐毛詩曰假寐永歎箋曰

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記之謂記憶文義也

鋪畫窻一具也幅絹素數也此法也則佛之

新翻譯經其目載請來目錄

心國之鎮也攘氛招祉之摩尼脫凡入聖之

嶺徑也佛之心如第四卷攘除也氛不祥氣

也李師政內德論曰掃氛侵清八表

祉福也名義集曰摩尼應法師云正云末尼

即珠之摠名也此云離垢此寶光淨不為垢

穢所染或加梵字顯其淨也又翻增長有此

寶處增長威德亦云如意大日經疏曰猶如

真陀摩尼為諸寶之王又曰如意寶珠能隨

一切所求普雨眾物充滿所希願嶺徑謂捷

徑也嶺路是故十年之功兼之四運三密之

印貫之一志兼此明珠吞之天命四運謂一

歲也潘岳

懷縣詩曰四運紛可善注莊子曰陰陽四時

運行各得其序祕藏記曰印決定義也一志

下心也明珠所謂摩尼也尚書曰奉答天命嚮使久客他鄉

今謂桓武皇帝嚮使久客他鄉

引領皇華嚮與向同向使義與假令假使之

類同左傳曰引領西望皇華謂使

也詳六苑今言假使久客大唐徒白駒易過黃

東望而俟本朝之使臣來也

髮何為今不在陋願奉啟不宜謹啟莊子曰

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谷毛詩曰黃

髮台背傳曰黃髮台背皆壽徵也

青龍和尚獻衲袈裟狀一首

弟子空海誓首和南

要覽曰誓首謂屈頭至地也又誓謂首至地誓

留少時也周禮九拜之初拜也慈恩玄贊曰

南無正言納慕亦言納莫此云敬禮若言伴

談或言伴題此云禮拜

空海生緣海外時是

佛後常歎迷霧氤氳惠日難見

生緣所生之土也氤氳霧

遂乃遁影蒼嶺落飭緇林鼓篋問津躡屩

尋獲

因果經曰捨飾好剃鬚髮飾通作飭緇林見第四卷禮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

注曰入學時太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問津見于序今言入鼓篋之講肆而問津也躡屩篋並見上文

頗有舉旗鼓而評是非惜浮囊以護持犯往

往而在也

唯識述記曰論則賓主云列旗鼓載揚陸機弔魏武帝文曰沂秦川而舉旗注翰曰舉旗謂戰也今謂諸大乘論有空爭權實論議次擇也惜浮囊謂護戒也

見第二卷何晏景福殿賦曰明珠翠羽往往而在銑曰往往而在言多也

至若朗

三密於一法究十地於一生空聞英響未觀

其人也

朗三密於一法言朗如來之三密於一心也天台止觀曰佛告比丘一法攝一切法所謂心是亦可一法者若一印若一明亦可一種之祕軌毘盧遮那經曰初發心乃至十地次第此生滿足劉孝標辨命論曰英叡擅奇響孝經曰周公其人也

伏

惟和尚三明圓兮萬行足法船牢兮人具瞻

懷秋月而懸巨夜孕旭日而臨迷衢三明明見 第二卷

大日經疏曰方便為究竟者謂萬行圓極無可復增即醍醐妙果三密之源也心地觀經曰法寶能為堅牢大船渡生死海到彼岸故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傳曰具俱瞻視也巨夜見上可謂一身之一身千佛之一佛旭日朝日也

也三身法報應也 空海幸願洒掃得沐甘露十佛賢劫佛也

悲喜非分粉身何吝則列也洒掃弟子職也 史記曰鄒子妙燕罪王

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分去聲分劑限量也 欲報鴻澤無一

珍奇唯有麤衲袈裟雜寶手鑪以表丹誠伏

願慈悲垂頌鳩與洪同後漢書曰洪澤豐沛長阿舍經曰輪王所有珍奇

盡以貢之麤與鹿同要覽曰手鑪法苑云天人黃瓊說迦葉佛香爐畧云前有十六師子白象於二獸頭上別起蓮華臺以為爐後有師子蹲踞頂上有九龍繞承金華華內有金臺寶子盛香佛說法時常執此爐比觀日本今世手爐製小有微法焉鑪與爐同

國學法弟子苾芻空海誓音和南

玄贊曰梵云苾芻訛

云比丘由具五義所以不翻一曰怖魔初出家時魔宮動故二言乞士既出家已乞食自活故三名淨持戒漸入僧數應持戒故四云淨命既受得戒所起三業以無貪發不依於貪治邪命故五曰破惡漸依佛王法而修聖道滅煩惱故又見第二卷清曰苾芻音和南

為橘學生與本國使啟一音

橘姓學生書生也名逸勢文德實錄曰逸勢者右中辨從四位下入居之子也為性放

不拘細節尤妙錄書宮門榜題手迹見在延曆之季隨聘唐使入唐唐中文人呼為橘秀才歸來之日歷事數官以年老羸病靜居不在承和九年連染伴健岑謀叛事掠拷不服被死配流伊豆國行到遠江國板築驛終干逆旅便葬驛下嘉祥二年五月追贈正五位下詔歸葬本鄉仁壽三年五月加贈從四位下此亦雖約二十年留學之期而久客他鄉則衣糧難給故欲與大使高階真人共歸以學琴答論命也

留住學生逸勢啟

學生與書生同逸勢唐書并佛祖統記皆作免勢舊

唐書日本傳曰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
 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
 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
 歸便講與臣同歸從之新唐書曰貞元末其
 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于橘免勢浮屠空
 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高階真人來請免
 勢等俱還詔可按云歷二十餘年者誤矣佛祖統記貞元
 二十日本國遣使者朝期學者橘免勢沙門
 空海入中國學祕密教於不空弟子惠果逸勢無驥子之名預書
 衿之後初學記曰撫塵乘竹之童徒抱龍駒
之名未申驥子之志青衿見干序

理須天文地理請於雪光金聲玉振緝於鈇

論衡曰天有日月星辰為天之文地有山
 川陵谷為地之理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
 無油常映雪讀書王儉褚淵碑曰金聲玉振
 寥亮於區宇說文曰緝繁采色也任彥昇求
 立太宰碑表曰人蓄油素家懷鈇筆翰
 曰油素絹也鈇粉筆也所以理書也然今

山川隔兩鄉之舌未遑遊槐林且温所習兼

學琴書日月荏苒資生都盡謝玄暉詩曰何
 况隔兩鄉善注

毛萇詩傳曰鄉所也槐林學校也如序注之
禮記曰溫故而知新注曰溫猶燖溫之溫謂
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琴書謂琴曲譜之書
矣文選注濟曰在苒猶漸進也孫綽三日蘭
亭詩序曰具物
同榮資生成暢
此國所給不糧僅以續命不

定束脩讀書之用

論語子曰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嘗無誨焉注曰脩脯

也其至

薄者

若使專守微生之信豈待廿年之期

漢書東方朔上書曰廉若鮑叔信若尾生注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

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史記及
莊子淮南子抱朴子等書亦皆作尾生微生
高見干論語
也廿音人
非只轉螻命於窟誠則國家之

一瑕也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假令僕伏
法受誅若九牛之一毛與螻蟻何

異注濟曰螻螻蛄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者
故以自喻孟子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
乎溝
今見所學之者雖不大道頗有動天感

神之能矣

風俗通曰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
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

舜帝撫以安四海言偃拍而治一國尚彼遺

風耽研功畢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具見第四卷撫彈也

韓非子曰師消靜坐撫琴言偃子游名也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前言哉之耳按武城魯下邑今言一國者說文曰邑國也又曰拍拍也王子年拾遺記曰推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說文曰尚庶幾

也曹子建七啟曰仰老莊之遺風注如淳漢書註曰遺餘也耽研耽執研覈也

是立五車難通思欲抱此焦尾奏之于天

退之

進學解曰名一藝者無不庸班固與弟超書曰藝由已立名自人成莊子曰惠子多方其書五車人言一藝得意之妙雖五車書之博而亦難通曉之嵇康絕交書曰抱琴行吟後漢蔡邕傳曰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今不後漢書注曰臣以君為天故曰所天

性靈集便家王
四十五
任小願奉啟陳情不宜謹啟

為藤大使與渤海王子書一晉

渤海王子時入朝在唐賀能偶一相見後不得再會忽臨解纜因作書辭之大師為草之也舊唐書曰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既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管州遂率其眾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眾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曆中自立為振國主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管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

接越意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書記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往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將加冊立會契丹與突厥連歲寇邊使命不達睿宗先天二年遣即將崔訢往冊拜祚榮為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主仍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開元七年祚榮死玄宗遣使弔祭乃冊立其嫡子桂婁郡主大武藝襲父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主忽汗州都督武藝病卒其子欽茂嗣立詔遣內侍段守簡往冊欽茂為渤海郡王

仍嗣其父為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欽
茂承詔赦其境內遣使隨守備入朝貢獻太
曆二年至十年或頻遣使來朝或間歲而至
或歲內一至三至者十年正月遣使獻日本
國舞女二十一人及方物四月十二月使復來

渤海日本地分南北人阻天池

渤海在北唐書北狄傳列

續日本紀曰寶龜二年六月壬午渤海國使
靑綬大夫壹萬福等三百二十五人駕船十
七隻著出羽國賊地野代湊來年又曰寶龜
三年六月丙辰能登國言渤海國使烏須弗

通照發揮性靈集便蒙卷第五

